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三六

可園文存十六卷可園詩存二十八卷可園詞存四卷 陳作霖撰

一

壽藻堂文集二卷 陳作霖撰

三三九

壽藻堂詩集八卷壽藻堂文續一卷 陳作霖撰

三五一

壽藻堂雜存二卷 陳作霖撰

三八三

周愨慎公奏稿五卷周愨慎公電稿一卷周愨慎公公牘二卷玉山文集二卷

玉山詩集四卷周愨慎公自著年譜二卷 周馥撰

四一三

灌亭詩鈔一卷慎言齋文鈔一卷 李毓林撰

八二三

遼東吟草不分卷 文輅撰

八七三

可園文存

張祖翼署



宣統己酉
四月刊成

可園老人像

戊午冬月
徐蔭五



不仕不隱亦耄亦耆無益
人盡自全天倪郭泰在漢
王通在隋雖不能至心嚮
往之
雨安自贊



可園文存卷一目錄

解

說文艸部蘊蘊血部蘊蘊不同解

昏期毛鄭之說不同解

三江既入解

汝漢淮泗注江解

三后先伯夷後禹稷解

夫子之牆解

說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防於將然說

通經足用說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禮行之說

可園文存卷一目錄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說

喪葬不可徇俗說

答問

答姚友梅貞孝女不當殤問

答攝女君服制問

妻無並嫡答問

答異姓主喪問

對

中國學西商之弊對

中國學西商之要對

可園文存卷一

解

江甯陳作霖伯雨

說文艸部蘊蘊血部蘊蘊不同解

考經史傳記中蘊字其解不一周禮醢人掌七菹注謂非菹

菹菹茆菹葵菹芹菹蒹菹荀菹也小戴記祭統篇水草之菹

少儀內則篇麋鹿爲菹推之楚辭離騷高辛之菹醢分漢書

刑法志菹其骨于市字形皆無所區別而說文艸部有蘊蘊

二字从艸从皿沮聲或从缶此酢菜也凡七菹草菹皆是臣

錯日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齊民要術有酢漿菜爲菹也

廣雅醢醢醢醢菹也載於釋器中蓋酢菜必以醢故从缶

从皿爲義至血部之蘊蘊二字从皿菹聲或从缶則肉菹之

可園文存卷一

類凡獸之爲醢者皆是周禮注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

若醢爲菹釋名菹菹也生醢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

也蓋肉醢而不切生者骨必有血故从皿爲義要之蘊蘊爲

菹菹之重文而非合草血兩部爲一字試卽說文分部之精

審以明其不同固不得以菹之一字統釋之也奈何玉篇類

篇正字通諸書尙以从皿爲是从血爲非與

昏期毛鄭之說不同解

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鄭氏注以爲昏月而毛詩東門之楊

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似又以秋冬爲正期與鄭說不同

其將奚從不知荀子之篇有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解之者

曰士自霜降以後備逆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於是冰

泮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於冰泮士則止庶人則殺

是春爲昏期之終秋冬爲昏期之始毛舉其終鄭舉其始二而一也今姑就詩所言以證之召南行露謂女以六禮不備不肯隨男以行而婉其辭曰謂行多露夫霜降爲露正仲春之月也野有死麕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憂也恐其不能以禮與男合故曰懷標有梅言實七實三直明時之已過也衛風匏有苦葉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卽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說也唐風綢繆刺昏姻失時毛以爲舉正時以隱諷之謂三星爲參在天在隅在戶爲十月至正月鄭以爲直刺其失時謂三星爲心在天在隅在戶爲三月末至六月中毛義隱而鄭義顯也至於小戴禮昏義先嫁三月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而祭正蘋藻可采時也管子云春三卯始卯合男女秋三酉始酉合男女董

可園文存

卷一

二

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聖人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皆足與詩說相發明然則春爲昏期必六禮備於秋冬開秋冬不備禮則爲失時此東門之楊篇女子所以不至耳吾故曰毛舉其始鄭舉其終二而一也

三江既入解

禹貢三江既入鄭注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江蔡傳謂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說各不同夫古今水道變遷不一解經者須於經求之不得以目前所見爲證鄭氏所云正合禹貢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東爲中江入于海之說而或以非揚州域疑之不知書云既入明係由上游而來入

于揚境非謂三江之源皆在揚境也蔡氏僅據宋時水道解經於入字未能體會不若從鄭注爲長

汝漢淮泗注江解

孟子有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固無可疑者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則淮與汝合矣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是泗亦合淮入海也汝淮泗皆無注江之文人遂多疑孟子之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惟孫滋九輿地偶說云淮水發源胎簪遠千里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

可園文存

卷一

三

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胭脂河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焦氏孟子正義取其說辭不爲不辯矣然淮雖通肥而與合肥水別絕不能至巢湖又天長一帶皆山巒綿亘無水道以連絡江淮俱可接驗而知者不得以古通今淤爲解也然則果孟子之誤乎曰非誤也北人謂水之大者爲海如魚海青海星宿海之類皆非瀛海也南人謂水之大者爲江如桐江桂江牂柯江之類皆非岷江也古今之方言實然故孟子於河濟漯北條之水則謂之注海於汝漢淮泗南條之水則謂之注江所謂名從主人也且淮水之委今名曰清江輿地偶說已明言禹開之則謂清江爲淮水所注之江奚不可者乃必舍清江而別尋岷江豈非自生荆棘與況海口之名江者不一而足閩則有馬江粵則有珠江

浙則有錢唐江蘇則有黃浦江是皆可舉爲清江之例又何必岷江始爲江耶明乎此而三千年之聚訟可息矣若錢竹汀氏謂胸山以南餘姚以北皆江之委已與是說相近特泥乎岷江之江而未悟南北之方言故猶苦於臆斷無據焉爾

三后先伯夷後禹稷解

呂刑篇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說者咸以爲三事之次當以治水爲急禹功最先水土平然後種穀稷次之卽舜典命官之序亦伯夷居後而此經先言伯夷者穆王之書專爲命刑而作禮防於未然之先刑禁於已然之後禮刑相爲表裏欲齊之以刑必先齊之以禮也然蒙意尤有進者考孔氏注伯夷姜姓實四岳之族其名輩或在禹稷前而呂侯爲姜姓苗

可圖文存

卷一

四

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伯夷先禹稷者蓋勛呂侯以法祖之意不然唐虞士師以皋陶爲最著茲乃舍之而不言一則曰伯夷降典再則曰伯夷播刑豈忘刑官之有專職而轉藉掌禮者代之耶

夫子之牆解

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牆是欲以叔孫家都宮之牆譬孔子之道非以孔子家環堵之牆譬孔子之道也春秋時士稱大夫皆曰夫子如公伯寮章及顓臾章皆以夫子稱季孫是其明證蓋叔孫爲魯世族設宗廟於私家見小戴禮運都宮之制大備舞佾歌雍皆在於是而家臣公若藐駟赤輩均可謂之百官當前指點俾對鏡而自明此子貢之敏也若孔子室家之好未必富於子貢宗廟百官直同說夢

倘以宗廟爲禮堂百官爲弟子不幾譬而又譬語涉僭妄乎況下文夫子注家亦知其爲武叔夫一人一時之言同一稱謂或爲此人或爲彼人必待疏釋而後知雖小兒學語亦必不然豈善說辭之子貢顧若是之顛預邪而且此章之後卽接毀仲尼章子貢兩稱仲尼未嘗呼師爲夫子也則此章以夫子稱武叔也益信

說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防於將然說

周易之書善言天道而未嘗盡委於天常欲以人事挽之此聖人作易之旨也然使當事之已然始汲汲焉彌縫其間則勢每苦不給矣故妬之爲卦五陽方盛一陰始生未至堅冰也而坤之初六亟以履霜戒之其憂盛危明之意已可概見

可圖文存

卷一

五

蓋嘗考之於史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而亡齊之禍伏宋太祖元年受命二年女真入貢而亡宋之兆萌誠能謹之於微於未然而戒之兢兢業業不敢自縱則天運猶或可回不至陰之極也至於小畜之上九以陰亢陽如元兵圍襄陽已成席卷之勢其凶可知歸妹之六五以陰應陽如慕容雖強勸進於晉能守謙猶爲吉也中孚之六四以陰從陽如唐季藩鎮假旌節以爲榮僅免於咎而已故同一月幾望而所占各不同若究其歸則皆陽衰已久岌岌可危於己一無足恃惟望陰之不進焉耳將然之不易防如此君子惟當乘陰陽之未戰恐懼修省俾陽漸復而陰漸消則泰運之興夫豈遠哉

通經足用說

自六藝以經名而學者最盛於漢世凡議政斷獄莫不稟經以爲訓蓋其學有家法又能通知時事非第褒衣博帶自命爲儒而實一無所用者比也降及唐世諸經皆有義疏於是

有明經之科中葉進士日盛其學亦稍稍衰矣然朝廷選出

使之臣猶曰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此韓昌黎送殷員

外使同鵠序所爲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之說也方今海國

互市輶車之使徧於遐荒學識迂拘者每謂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既不肯以身試不測之險而好談時務之輩又皆

猥瑣嗜利借以干進持節絕域動爲外夷之所輕甚至憚其

氣餒唯命是從如國體何誠得博古知今之士以聖賢爲師

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事當守經則引禮以飭其躬事當達權

則引春秋以持其變而且從容講說得於詩者深悔吝憂虞

可園文存

卷一

六

悟於易者久其爲邦國光也遠人豈不推而重之哉然則通

經足用一語雖非專爲出使而言第果能折衝萬里則其用

無窮爲循吏爲名將爲賢相真儒之事業一以貫之也已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彙行之說

周禮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彙行之後鄭注同貨

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歛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

騰躍其贏不得過此此即漢世平準之法所從出也桑孔行

之而獲利議者猶譏其有商賈之行至新莽誤解國服爲息

之說而天下大亂矣唐劉晏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

而物常平亦善用此法者也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卒兆北

宋敗亡之禍其故何哉蓋貨財之儲積流通聽富人自爲謀

則利多而害少其令以國彙行之者不過懸一限制使出與

取皆遵依之非預聞其事也倘使以有司治之則胥吏之抑勒簿書之繁重適以擾之而已豈能歷久無弊也耶若先鄭所注同貨財者謂合錢出買者也以國彙行之司市爲節以道之賈疏謂其無所依據蓋古無集股分法也今歐洲諸商無不合聚巨款而官復爲保護之與司市爲節以道之之事略同即謂外洋商務得周官之遺意亦工於附會者也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說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言也蓋會易書詩禮之旨而開孔子論道之先者也易之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文言即申之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

可園文存

卷一

七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豈非命根於性而禮義

有以定之耶詩之抑戒曰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言本威儀以作則而定命實不外是耳書之洪範曰

皇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此命之所由立也而五事之恭從

明聰即寓於貌言視聽之中休咎各以類至有不敢忽於動

作時者其則真不遠矣至於禮之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則合命與禮義動作威儀而一之

蓋命至隱也而有則乃見矣命至微也而有則乃顯矣故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若論語記子所罕言

雖在於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亦謂舍禮無以言命非終不言命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也性與天道命也命非不可得而聞即寓於動作禮義威儀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自後世之儒者高談心性而放達以爲狂謂禮義爲桎梏其不率天下而夷狄之不止豈非名教之罪人也哉

喪葬不可徇俗說示諸兒

喪禮之不講久矣而金陵爲尤甚欲矯時弊必由士大夫之家子雖非望族而七葉習儒去奢去僭一準乎禮非敢爲驚世駭俗之舉也試略言之一諷經近時禪僧間擅越家有喪卽率眾往呪謂之挂幡每逢七期主人必延誦十王經以超度亡靈不如是則人目爲不孝夫人子於其親始死忽強加以罪過而恃諸衲以解之不謂爲妄得乎吾非附道學爲名者也覺體魄未寒之時鐘磬鉦鐃喧譁盈耳甚非所以安冥可圖文存

卷一

八

魂故喪柩在堂以前斷不準用浮屠法以壹人子之哀思如必欲建道場則禪僧讀功德疏頗有祝告遺意或道莫日用之以託於巫交鬼神之義歟案通禮初祭大祭皆不用祝後始用告辭題主虞祭以後始一儀衛金陵遺喪之家門前用祝文此易哀以敬之節也必以席爲棚東西作轅門式又設鼓吹亭於左右及遷柩在路有馬上鼓吹作軍中樂又有方相四目魃頭武士今謂之文武士人門神今謂之黃門官及天祿辟邪諸獸今謂之青白象前導此皆明功臣體制也而士庶家沿襲爲之越禮甚矣故今於汝母之喪概斥不用若夫功布銘旌柳車繭屨送喪者執紼而行以界道塗以辟路人無悖於禮而適便於事則又不可少耳一變除儀禮疏云服隨哀降殺以冠爲受如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後又以其冠爲

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注云練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是月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要帶而絰獨存又案漢書文帝詔云十五日大紅十四日小紅七日繼釋服應注云此以日易月也可見古之喪服衰麻疏布以漸而輕今則除喪前一日縞素如初喪至次日卽純吉未免卒遽無序茲姑定一通俗之禮斬衰者於卒哭日今謂之緇縞素要絰不除大祥日今謂之服布袍袷而拜是謂禫服以至於除而後純吉一族葬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是葬有一定之兆域無所謂風水之說也乃近世選擇墓地爲葬師所惑謂吉地止一穴不可多葬爲子孫求福計以致家墓睽隔不便祭掃予謂鬼神之理不外人情可圖文存

卷一

九

生則同室以居死而不相依附於心忍乎故吾家於現有墓地分昭穆依次而葬必墳內無餘壤然後再卜冢域封塋如前法毋得藉父母骸骨以圖他日富貴致蹈久停不葬之大罪也凡此四條極其平易而人每不能行非愚卽謬或畏流俗之非笑姑勉強以徇之此豈可爲家法哉喪禮爲人子平日所諱言今因汝母之喪特定此規範願汝曹其永守之

答問

答姚友梅貞孝女不當殤問

承示王貞孝女卒得年三十有六有欲以殤喪之者先生引雜記女子耐於王母之說爭之不能得因詢霖古禮經中可案禮男子二十而冠冠者成人之道也故冠而字之其

也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曲禮又云笄而字是亦以成人待之也又檀弓長殯中殯鄭注云二十以下至十五爲長殯十五以下至十二爲中殯此指男子未冠者而言男子二十而冠至三十始授室則既冠以往雖未授室亦以成人之禮禮之故長殯不至二十以外也而既笄之女子可類推矣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殯實與男子冠則不殯之禮相表裏然則男女之殯不殯當以冠笄爲斷不以嫁娶爲斷也以嫁娶爲斷乃近時委巷之禮豈先王之制哉又儀禮喪服記期喪條下有爲眾子之文鄭注云女子在室亦如之大功條下復有爲女子子之長殯中殯之文女子在室與長殯中殯重出明在室非必皆殯也近世殯者無服而

可園文存

卷一

十

禮緣義起女而以貞孝稱即在當殯之年猶必勿殯以敦風教而況年及中歲喪以成人本無疑義乃欲以非禮殯之亦慎乎如必謂未嫁當殯使天假貞孝女之年或及耄耋期願亦將謂之爲殯乎吾知妄談者無以伸其喙也昨聞汪悔翁秦伯老二議援引該確然皆從貞孝起見竊不敢襲其成說謹舉年不當殯之條以聞伏惟采擇

答攝女君服制問

時有嫡長孤孫爲庶祖母服斬者或疑之問於予曰今人於嫡室死以有子之妾爲繼妻可乎曰不可三代以上嫡庶之分最嚴齊桓公葵邱之命曰無以妾爲妻魯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躒夏以爲無其禮推此說也夫在而以妾爲繼妻是自爲非禮也夫沒而子以爲繼母是誣其死父

而陷母於不義也烏乎可問者曰公羊傳有母以子貴之說其尊嫡之義安在曰此正所以尊嫡也人莫不欲重所生有賢子而始伸其尊並非因夫之貴以貴之也故

國家封典必加太字以別於夫之敵體義由子生也此所謂母以子貴也問者又曰若吾子所言者古禮也王制也非人情也世有嫡室久沒一家之政皆側室所主持而子又已貴彼九族之親莫不因其子而事之如繼室於此仍欲正其名爲妾母乃慎乎曰小戴禮雜記篇有所謂攝女君者

御案以妾稱妻皆曰女君此通大夫士言不專指諸侯也黃氏注謂古者禮無二適女君卒則以妾攝之而不得爲夫人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正與子所云者相近此可謂之攝女君而不可謂之繼嫡

可園文存

卷一

十一

其禮之輕重則隨人情所欲致者而致之是仍通乎母以子貴之例也問者又曰諒哉吾子所謂攝女君者至當不易之名也則當攝女君之喪嫡長孤孫宜何服曰難言之矣喪服必遵

會典孤孫爲祖母無論嫡繼皆承重服斬爲庶祖母服小功使服以斬則代祖父尊其妾是誣祖也是貶父也且置嫡祖母於何地乎使服以小功則生時已尊其稱沒後反卑其禮於情亦有所不安更何以慰夫煢煢在疚之叔父也而會典又別無攝女君之服制然則欲於道之兩窮者而變通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或者其服大功布以期年乎不爲承重者所以明祖母之非繼也不爲齊衰者所以別諸孫之於祖母也然亦不爲小功者所以加隆於凡庶祖

母也仁之至義之盡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已
妻無並嫡答問

鄉人有某甲始聘乙氏遭亂久不得音問更聘丙氏將娶而乙氏至丙氏復不肯他適同歸於甲甲遂並以爲妻或疑其非禮而問於子曰是名之不正也古者妻無並嫡春秋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白虎通云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是雖親亦不得並貨所以尊嫡也故大夫有貴妾士有長妾則凡嫡妻以外亦統名爲妾而已矣或曰若然則乙氏爲妻丙氏爲妾其尊卑不太懸絕乎子曰古之所謂妾者姪也娣也皆妻之親屬也否亦異姓之來媵者也非若後世之妾婢子耳甚且爲娼妓之流耳其品既賤而名亦與之俱賤遂爲人所不甘受小戴禮

可園文存

卷一

五

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妾者接也以時接見君子也六禮不備謂之奔而豈私奔之奔也哉今丙氏之聘嫁皆後於乙氏甲雖並以爲妻準以妻無並嫡之義欲不謂爲妾不得也雖然如乙丙氏之比者古亦有其人矣娥皇女英並稱二妃似無分乎嫡庶然長幼之倫卽先後之序也春秋時晉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則身甘爲妾而以嫡讓入古今之守分者一人而已晉賈充先娶李氏因刑家離婚復娶郭後李氏被赦歸武帝命爲左右夫人溺情悖禮不足爲後世法也晉書禮志載陳詵妻李氏因請活姑命而陷賊詵更娶嚴氏後李氏歸詵籍注二妻李亡疑所服王愷期議以李氏爲嫡嚴氏爲繼其文甚辯與甲事適相類惟嫡妻猶在已有繼妻於言終不順善乎干寶之議王愷二妻云

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者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是隱其嫡妾之名而爲是調停之說甲事固當以此爲斷若張華因程諒二妻前妻亡後妻子疑所服而設甲乙之間荀顗議之曰先至爲嫡後至爲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則其論太峻彼上既屈於夫下復不得伸於子非人情也然則乙丙氏設有不諱甲之子將何以爲服曰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以爲子卽共以爲母可矣乙氏子以乙爲嫡母以丙爲慈母不得謂爲庶母也丙氏子亦以乙爲嫡母而以丙爲親母不得謂爲生母也其制服皆以三年庶幾泯家庭之際酌時俗之宜而亦無戾於古禮也與

可園文存

卷一

五

鄉人某有舅祖母無子寄居於其家病篤欲以某爲嗣孫主其喪或疑之來問於子曰異姓不相爲後古之禮也然世俗相沿服以恩制事以權行或亦體之可從者與子曰否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莒公子以外孫爲繼後春秋書之曰滅賈充立韓氏子秦檜立王氏子禮官皆擬加以惡證非以其荒謬之甚乎今某乃欲以彌甥而承舅祖之重溺情害義以亂大倫是大悖乎聖教而視賈秦之所爲變本加厲也烏乎可問者曰若然則某氏設有不諱赴告之文將以誰主其喪乎曰喪禮有無後無無主夫族無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甚至於里尹皆可主之況同居而爲彌甥者自當仍以某主之無可疑也惟考古喪服及會典皆不爲彌甥制服今既爲喪主則當援同爰總之例而

爲之服三月其赴告之辭曰主喪總服彌甥某頓首則上準古禮下合人情子所謂服以恩制事以權行者固在此而不

對

中國學西商之弊對

或問曰西國之商務愈辦而愈富中國之商務愈辦而愈貧其故安在予對曰無實心也蓋浮慕西商之名而中國之伎倆未變陽襲西商之貌而中國之習氣仍存利不可得弊且日滋財安得而不耗哉請略言之一日集股分西商有大興作必開公司合百千萬億之財以牟利而贏縮共之若中國殷實之家則斷不敢倡是舉慮或有折閱雖傾產不足以償也然則其創爲者非鑿空之流卽武斷之輩耳廣填號票網

可園文存

卷一

古

羅巨賁挾詐懷欺言皆悅耳而又開設局所號召黨朋揮霍金錢修飾輿馬以他人之脂膏供大猾之囊橐所用既竭事卽中休彼抱空券者亦自悔擲泉布於東流而已此其弊在於肥已而財之所以耗也二曰購機器西商製造木鐵諸物皆取於本國之廠而工人自爲之奇巧日出而不窮其成愈速其本愈輕未有不獲厚利者耳若中國所需之機器則悉資於外洋其良楮不能別也往往以貴值取竄貨甚且承辦之人相爲朋比故昂其價惟中飽之是圖幸而器既備矣又必延聘洋師指揮眾匠薪水之費百倍爲期是則經營於始者用實不貲而取償於後者猶將有待不幾如隨珠彈雀所失已可概見所得尙不可知乎此其弊在於因人而財之所以耗也三曰受官制西人商務必賴官爲保護不過釋其阻

撓平其爭訟已耳他事概不與聞焉若中國舉辦一事必先稟明大府外而胥吏內而幕掾皆得以持其短長一駁再駁非許以重賂斷難允準迨一局甫開則薦司事薦家丁濫竽充數者不一其人而經理者有紳士稽查者有令長無不月糜廩粟歲給餼修稍有不周卽虞掣肘此其弊在於無權而財之所以耗也四曰招羣妒西商創立之業例以一家承辦必數十年之後既獲厚利始許他人踵爲之中國則無此厲禁也稍有生息人人皆可仿行如蠅逐臭如蟻趨羶始則相敵者繼則同黨者闕終則台股者亦闕小而侵蝕大而并吞相軋相傾必使贏餘之利同歸於盡而後已此其弊在於多爭而財之所以耗也凡此四弊皆關於商務之大者苟或不除而遽欲獲利之厚是亦南遊而北其轍有愈行愈遠者

可園文存

卷一

古

耳乃猶詡詡然誇於人曰此吾學西法也吾恐西商將竊笑其旁謂東施效顰竟不自知其醜豈不大可哀乎哉中國學西商之要對問者曰中國學西商之弊子既詳言之矣反復以思竟無救弊之法然則西商遂不可學乎予曰非也不必慕者西商之名而西人之實則宜學不必襲者西商之貌而西商之術則宜學其要安在曰貨必盡美也行必經久也期約必堅也工貨必厚也蓋中國市物每以桔冒良借欺售者而貿易因之日衰西商則價之所值與貨相準其擇之也審其造之也精凡同此牌記者貨皆畫一不肯稍攙低色以自敗其名此其宜學者一中國塵肆開閉無常見異思遷絕無經久之志甚有獲利而亦休歇者西商則每興一業必數世以爲期雖或

稍虧必不中止而憑其心思之巧創造新奇孳孳無倦月異而歲不同豈有不致富者乎此其宜學者二中國期約亦用質劑而抱券執要開歸無著其行之不遠實由於此西商則文契既立無爽分毫雖相隔數十年相距數萬里一紙電行如攜如取未聞稍越限程者此其宜學者三中國用人工賞極微狡猾之流每誇張以爲幻權之所在雖主亦不能過問非惟侵利甚且蝕本豈盡人之無良哉亦半由家累之重耳西商則必量其人之才與其人之所需而重資之俾得俯仰無憂然後任之以事斯人皆盡心自無乾沒之患也已此其宜學者四夫貨必盡美者誠也行必經久者恆也期約必堅者信也工賞必厚者仁也是皆中國聖賢之道也西商竊其緒餘遂能籠天下之利使於此而正告之曰中國聖賢之道可圖文存

卷一

六

可以通於商務未有不駭爲迂怪者故吾仍謂爲學西商之要而已矣

可圖文存卷二目錄

廣義

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廣義

辨

賓媚人辨

汲黯好黃老而輕儒辨

稱朱子爲考亭辨

駁

駁胡安國春秋責備賢者說

駁班史王章不量輕重論

駁班史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論

釋

可圖文存卷二目錄

易用九用六釋義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釋謬

用字別釋

原

原權

原智

可園文存卷二

江甯陳作霖伯雨

廣義

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廣義七則

元年 述曰公皆有正月定公獨無正月孔子特制之也

謹案定元年無正者為季氏所立不能正其始也即位書日

傳曰厲者自癸亥昭公喪歸至戊辰凡五日危幾不得立也

外殺 述曰殺何書日者止昭十有一年楚子庚

殺侯申一書夏四月丁巳所以謹夷夏之防也

謹案殺書日者不獨別夷夏也以賊誅賊其罪正等亦兩相

殺焉耳故曰此自日危也例來至凡殺書時者亦不得援討

賊例時為請應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

滅 述曰晉書秦秀傳諱曰賈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

後仲 述曰晉書秦秀傳諱曰賈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

可園文存 卷二

人滅鄭聖人豈不知外孫親

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謹案以此例推之若秦滅於呂猶曰曖昧之事至周太祖立

柴榮為嗣則與莒正同紫陽綱目踵事春秋而不特書郭氏

滅猶未達穀梁之義也

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曰前明嘉靖開大儒議起紛紛者迄今未定首稱楊廷和及

子修撰楊廷和以繼統為人後者為之子欲推士庶之體以列

天子廷臣二百餘人誠承天門大哭聲震大內而卒不勝在

至平廷臣二百餘人誠承天門大哭聲震大內而卒不勝在

諸大士楊一清亦有張桂而左楊氏父子皆不知此傳義

者也至毛西河全集中大體議以為此繼統非繼統子以為

辨尤為奇經呼聖聖直此也有宋歐陽公樂議朱子以為

可園文存

桂夢分統與嗣而二之而不知嗣即為統兄弟可以繼統兄

弟即可以繼嗣左氏傳逆祀有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是亦以兄弟為父子也若此傳云云可以扶兩家之癥結而

平其攻擊惜當時無人引及亦可見明人之荒經也

神祭 述曰自虎通祭宗廟所以肅穆何尊人君貴功德廣

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爾遠謂之肅穆何尊人君貴功德廣

昭穆父子也肅穆者合也也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謹案昭穆一定之序而必於禘祭一諦之者蓋天子諸侯之

禮與士庶異兄弟終弟及則昭穆同於父子故閑僖亂其先後

即日逆祀然不當禘祫之時各自為廟各全其尊而其失序

也不以 當合食之祭論而視之有難掩其非禮者已孔子

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至今如聞其太息之聲

也

可園文存 卷二

祝吁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箋云說文即部別呼雞重言

之外即从州聲讀若祝繁傳通釋臣銘日重言之故从二口

列仙傳有祝雞翁後

人故作篇隻逐反

謹案祝與呪通詩大雅侯詛侯祝讀祝為呪州吁作祝吁者

一聲之轉也州筆捷接等字仿此

遺能 述曰左氏

同公羊作遠頗

謹案古音能讀同頗周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

其確證

辨

賓媚人辨

賓媚人非國佐也春秋時以賓為氏者賓起有寵于景王賓

一一

左右親信之臣如鄭有所謂嬖大夫者秦詩云公之媚子皆其證也若國佐則天子命卿齊國貴臣其爲人剛介嫉惡後以殺慶克罹禍諡曰武子姓氏爵里行誼皆不能強爲附會杜注祇以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望文生義別無佐驗殊不思古者命使必有預介皆擇工於辭令者爲之若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荀躒如周籍談爲介應對之言左氏備書於冊安知賓媚人非國佐之介而責其口舌以折衝耶經書使者之姓名傳詳上介之辭令各有所屬舉其重者言之不必定爲一人也不然袁婁之盟傳胡亦書國佐而不云賓媚人乎可見煩言既解執牛耳者正使尸之賓媚人不與其事焉耳汲黯好黃老而輕儒辨

漢有天下承秦苛虐之餘以清淨爲尙而黃老之學以與自

可園文存

卷二

三

曹參治齊尊事蓋公獄市不擾齊因大治後本此以相天子而海內無事歷文及景世世宗之至於叔孫通之爲儒阿諛順旨綿衰制禮爲世詭病其不足重也久矣汲黯仕漢武之世以多欲規其君君嚴憚之至不冠不敢見似得儒之清介者而其實好黃老故淮陽可以臥治當公孫之爲相面斥其作僞於儒者極鄙之不足規其志趣乎然吾以爲黯之輕儒亦輕布被脫粟之公孫耳彼廣川同時未聞其有遺議也黯以黯直著名而累黜不悔實學黃老而有得者自茲以後經學日盛黃老日衰而治反不逮文景時黯好黃老而輕儒黯之見真卓矣哉故黃老之學善用之則通於儒曹參汲黯以功業自見者也儒之學不善用之則通於黃老張禹孔光以浮沈取容者也然則世之擇術者其毋泥黃老與儒之名而

軒輊之也與

稱朱子爲考亭辨

世皆稱朱子爲考亭此誤之甚者也章齊先生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後因寓閩不歸婺源嘗來往建劍之間過考亭愛其溪山清邃欲卜居焉是考亭乃章齊眷戀之所其應屬章齊也明矣然官況蕭條買山無力至晦翁辭免湖南運使始築室其地不過卒成章齊之志其告家廟文具在可證也則考亭之名朱子焉得專之夫司農爲先鄭所莅官而康成卽不敢稱司農授受相承者尙如此況父子之閒乎吾故曰世皆稱朱子爲考亭此誤之甚者也

可園文存

卷二

四

駁胡安國春秋責備賢者說

胡氏傳春秋有責備賢者之例學者多信之噫此非聖人意也夫所謂責備賢者不過指趙盾許止二獄耳然趙盾許止皆不得爲賢者盾之弑君董狐書之矣度許止之事當不異是夫子考列國舊史之文而書所當書亦不得謂之責備閒嘗取春秋書法而繹之賢者書官如宋司城來奔之類是賢者雖夷狄必書其君大夫如吳子使札來聘之類是賢者不名如季子來歸之類是誠以國有賢者固一國安危所係有過猶必爲之諱以爲敦行者勸又安肯挾刻薄之心苛求其私哉創是說者蓋以私意測聖人謂君子不黨責備賢者所以示公且賢者責之則知改不賢者雖責之無益循是說也是不賢者常得優游於褒貶之外縱罪大惡極亦可末減而

賢者動輒得咎人亦何樂爲賢者吾恐啟小人怙惡之情絕君子爲善之路皆自有此例始也若夫持此例以律己而不以繩人如王氏應麟者其真得聖人意哉

駁班史王章不量輕重論

異哉班史之論王章也而以爲不量輕重其失事實也甚矣姑就其謬而糾之漢制自丞相御史大夫下逮郎署皆得封章論事況京兆列郡之首職煩地近尙謂爲不當言乎其謬一西京外戚之禍自呂霍以來至王鳳而更橫陷王商鄧定陶納已適人之婦其心路人所知也尙謂爲不足言乎其謬二况其時天子有疑鳳之心章疏一入召見詢代因其隙而攻之章固善於乘勢者至於王鳳乞憐挾持天子小人伎倆特行險以邀幸耳尙得謂爲王氏盤根已固非章所能動搖可圖文存

卷二

五

乎其謬三張禹孔光以師傅而附王氏杜欽谷永以近臣而附王氏講明哲保身之道者莫諸人若矣孟堅亦管譏之茲乃於攻王氏者復有微詞不幾自相矛盾乎其謬四劉向以漢室宗親實封屢上王章以京兆碩輔災異獻言其事本同孟堅乃以向之免罪也而褒之以章之罹禍也而貶之不幾成敗論人乎其謬五然孟堅之顛倒是非如此並非苛於王章也蓋親爲實憲掾屬見其驕橫與王鳳同而不敢論劾遂覺章之諫可以止而不止譏人過所以掩己過也嗟夫士君子一有文過之心則所言豈可爲法哉

駁班史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論

班史謂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其說甚謬試與之讀史記孔子則贊爲至聖老子則稱爲隱君子不已顯有軒輊乎至

其自序中先敘六家者述其父談之學也曰陰陽曰儒曰墨曰名曰法曰道德皆言其大旨而於道德尤詳黃老之宗在是矣後敘六藝者史遷自明其所學也曰易曰詩曰書曰禮曰樂曰春秋各發其要義而於春秋獨重聖經之傳在是矣故作史記以成一家之言所以紹春秋之緒也蓋漢興以來治尙黃老學重刑名孔子之道猶未大顯至武帝時學術尤爲駁雜雖有申公董生之輩無能挽回史遷傷之乃尊孔子爲世家弟子亦別爲傳儼然有素王素臣之分焉而於孟荀列傳中雜述諸家謂孟子獨傳孔子之學復作儒林傳凡傳六經之儒皆述師承以不肯孔子之道爲主反覆申敘不厭求詳顧猶謂其是非不合聖人耶然則推尊孔子表章六經實自司馬遷始而於黃老乎何有

卷二

六

釋

易用九用六釋義

用九用六二象釋者言人人殊案乾鑿度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是九六爻之變也朱子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陽爻之通例也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陰爻之通例也學者多從此二說蒙以爲用九用六專指乾坤二卦言不得謂爲通例蓋乾六爻皆九遂於六爻外總言之曰用九坤六爻皆六遂於六爻外總言之曰用六六爻實而一爻虛以虛運實而共用著矣若他卦爻辭無純九純六者用於何有故他卦爻辭皆六而乾坤獨有七特標一用字以明之亦謂其體本六用其爻則七耳豈他卦所有之例哉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釋義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或謂文王受命改元已自稱王故周公祇言二代此漢儒之謬說不可從禮大傳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是武王既得天下而追王自是正理乃中庸屬諸周公且謂成文武之德似文武皆未行周公始行之者何也蓋周公制禮時始立廟號而改稱王耳周立五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七廟此時二祧未立太廟外祇四親廟文武爲祖其廟立於有天下之後已稱王號而太王王季二廟尙沿諸侯之制周公相成王四親廟一律稱王故追王僅云太王王季也至於大禘之祭則并及已遷之主下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廟故不追王尤足爲改廟之確證云

可園文存

卷二

七

角字別釋

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翼足一類齒角當亦爲一類角者物之至尖者也鳥喙尖銳故謂之角謂獸有齒以齧即不得有角以啄也集韻啄味也啄角音近啄可爲啄角獨不可以爲啄乎文選注背啄也背爲鳥喙而其字從角則角與喙可通矣不然牛羊麋鹿之羣有齒復有角者多矣安得云有齒去角耶竊疑召南雀角與鼠牙對當亦此意如謂雀本無角反言以爲與鼠牙之句其將何說之辭

原

原權

有一家之權有一國之權有天下之權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則一家之權失而一家亂矣政出多門民懷私惠則一國之權失而一國亂矣將相不和蠻夷交橫則天下之權失而天下亂矣蓋權者上所以制下下所以奉上自然之理亦一定之分也有權乃可以立法有權乃可以用人有權乃可以理財有權乃可以治兵一人主之人人不得覬覦之而猥曰平權乎哉昔者權在諸侯而周亡權在外戚而漢亡權在宦官而唐亡權在戎狄而宋亡權不在君則天下相隨以亡夫固安得而平之然則民爲重君爲輕之說非與曰孟子生戰國之時見當世諸侯王暴虐其民特爲過激之辭以警之其曰得乎邱民爲天子亦謂民心既得天子之位乃安非謂小民之權可以廢置天子也亦非謂民各有自主之權也更非謂民皆有自由之權也夫權取其平所以平人之不平而反將待平於人不亦僨乎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其勢本不平也爲民者亦惟循分守已聽命於君退處於無權之地焉耳而豈可強不平以爲平哉故不獨民權不可平即民智亦不可妄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使天下之民不審是非胥挾其機械變詐之智發爲橫議以與天子爭權則亦大亂而已矣此民權之流弊所爲一變而爲無君之黨也夫

可園文存

卷二

八

原智

明是非之謂智今之所謂開民智者機械而已矣變詐而已矣譬如鄉僻之人偶入城市見其繁富而慕之則纖喬變爲奢侈不如鄙陋之爲愈也又如閭里之民習爲胥吏援其例素而文之以銀鍊濟其貪猾不如守分之爲愈也民智之開